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巖文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梅巖文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梅巖文集十卷宋胡次焱撰次焱字濟鼎號梅巖晚號餘學其始祖本唐宗室五代時育于胡氏因冒姓胡婺源人咸淳四年進士官貴池縣尉德祐元年元兵至貴池元帥張林以城降次焱奉母遁歸教授鄉里

以終集中有媒嫠問答詩所謂井底水不波
山頭石不遷什襲藏破鏡他年會黃泉者所
以自寓其志也其詩文本未編集故藏書家
多不著錄此本乃明嘉靖中其族孫璉蒐輯
而成璉甥潘滋重加整比校刻之凡賦詩雜
文八卷冠以雪梅賦蓋著其素心九卷以下
皆附錄同時贈答往來之作目錄所載往往
與集中詩文不相應則編次之疎也次焱在

宋元作者之中尚未能自關門戶而其人有
陶潛栗里之風故是集至今猶傳集中有贅
箋唐詩絕句序稱疊翁註章澗二泉先生選
唐絕句次焱復為贅箋疊翁者謝枋得章泉
者趙蕃澗泉者韓流也其書不傳無由驗其
工拙然亦足見次焱研心詩學非苟作者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梅巖文集序

潘子曰予嘗讀梅巖書而慕其為人其孝足以事親而不辱也其節足以全身而不汙也其才則應機若有餘旁行以趨時從容於險阻有孚而不亂也其學明陰陽之奧推象數之微發前賢未備之論開後學難通之旨可謂正矣惜也當兵戈搶攘之際儉液避難之不遑雖欲用拯馬壯官不過為尉耳賢者之不遇於時可不悲乎君子於此詰其大者不在形勢則在人倫不在功業

則在道術道在則不亡矣人存則不朽矣立近以及物者功也行遠以致道者言也雪梅賦見君子之行乎患難而威武不能屈明經橋言聖人以通天下之疑而濟義理之溺媒婆問答則艱貞從一守天之道甘言諛舌不足以變其節此先生所自為者然也其在棄位危邦負母潛歸之時乎書厨銘以高下四層為格致誠正之功闔闢兩扉為修齊治平之樞讀而不行則為書之辱默識心融則一唯既足此先生之自任者然也其在退

居教授潛心聖學之時乎愛蓮說不愛其華而取其實
以入藥清心之益為君子濟世之用言近而指遠稱小
而類大其於語道沛如也夫內則離經而辨志外則感
世而化俗文如是乃可謂之文矣先生名次焱字濟鼎
婺源考水人與同郡曹弘齋陳定宇諸儒為友其往復
之書亦在集中予嘗歷賢者之故居邇流風而不逮從
三舅潛齋氏得是集校而歸之序以見志嘉靖十年辛
卯冬十一月既望後學同邑潛滋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梅巖文集卷一

宋 胡次焱 撰

賦

雪梅賦

草遭雪而萎木遇雪而折雪其酷哉梅挺然立雪貌
澤香烈雪雖酷不能加于梅也孟子曰威武不能屈
于梅有焉庚申冬十二月對雪觀梅有慨于衷嗚呼

人不能卓然特立至橫逆之來作兒女態其視梅得
無慙乎乃為之賦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豈獨松栢歟羗對
雪天之牢落益知梅花之崛竒且夫太陽遵晦老陰竊
機凜氣候之慘慄黯繁雲其四垂冷雨雰雰而冰木酸
風刺刺而裂膚俄而馮夷剪水兮初瓊瑰之盈裾天女
散花兮紛玖瑤之載塗意者戰罷玉龍敗鱗鋪耶遊殘
粉蝶墮翅吹耶風約柳絮高復低耶雨落梨花密以疎

耶皚皚練練幾麻衣耶浮浮湔湔萬玉妃耶粦瓊糜于
九垓爛銀屑于萬廬拂拭糞土之墻掩蓋腥穢之渠瓦
礫飾而圭壁塊壤覆而璫璣混天地高卑之分失晝夜
晦明之宜禽鳥噤其無聲澹木槁而草腓于時有梅毅
然丈夫香愈冷而有韻貌愈澤而不枯枝彌壓而彌彊
花彌勁而彌舒蓋西山伯夷之清而陋巷顏子之癯故
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豈獨松栢歟思昔者春陽
之載熙也崇桃媚臉纖李膩肌日烘麗質露浥華滋公

子王孫挈榼提壺輪蹄雜遘絃歌咽嗚此一時也嗟老
梅之在側緊幹蘚而枝麤過者不顧遊者回車迨夫錦
棚逃暑薰風透締桃堆盤而脂潤李沈水而珠纍此一
時也雖梅實之可取奈衆口之參差競喜甘而樂脆以
微酸而見嗤乃若商聲入律萬物披離向之崇桃纖李
固已華落色衰矣而山巔水涯之孤根亦復葉禿而枝
羸梅亦何以自別于桃李乎譬顏跖同竟服而舜趨孰
辯其為賢為愚今者沍寒積雪桃弊李疲惟梅花歸其

彊項曼突兀于園池巽二不能狎其健骨滕六不敢侮
其幽姿視前日之艷色穠華何止灰滅煙飛也哉然則
非梅無以當雪之凌厲非雪無以見梅之貞清其信也
夫吾聞雪陰沴也陰則為寒為凍為慘為威有條者惟
悴有葉者蕭萎有實者摧剥有莖者陵遲蓋天地之殺
氣為品彙之八機而梅陽物也黃鍾初動梅聖得知陽
和其所先得陽剛其所素持能獨立萬物之表挺不為
殺氣所毆惟陽足以制陰義易夫豈我誣是故天下皆

寒不能寒梅之枝天下皆凍不能凍梅之凝爾慘自慘
梅獨愉愉爾威自威梅獨怡怡瞻言雪霰之酷烈匪于
梅花而獨私故物亦視其所以自立者如何耳豈在外
者所得而轉移若脆草之與弱木一遇雪則枯骨而爛
皮曾不求其在我者將移咎于孰誰嗟乎俘六國吞天
下其暴也何如而相如一匹夫爾乃睨視大庭叱咤而
睢盱秦亦無得而加諸蹙秦滅楚其烈也何其最爾一
魯不敵秦楚明矣而守節不屈漢為之斂師卒亦不敢

肆其屠李陵蘓武同遇匈奴李將兵而驍勇蘇奉使而
羈孤勇者卒降羈者卒歸何匈奴能脅甚壯之李而不
能脅惇然之蘓漢庭三傑比肩高祖仕同主而生同時
何蕭何下獄韓信誅夷而張良以功名終始獨無瑕疵
不寧惟是莊公管蔡皆人兄也叔段姬旦皆人弟也莊
公欲害叔段卒相為瘡管蔡欲害姬旦莫肆詆譏王莽
之勢足以挾子雲之美新諛辭而郭蔣好遯不污雖莽
之勢亦何施桓溫之勢足以致坦之之流汗沾衣而謝

安從容就席雖溫之勢亦奚為祿山僭橫甄濟處之自
如黃巢殘酷表聖藐之若無方冊所載此類孔多大抵
于顛沛之際可觀所立而自立既固雖行乎患難而有
餘彼不能自立也至摧敗挫折有兒女色可憐而可悲
是皆自取之也豈獨人之非此吾對雪觀梅起敬起慕
酌以元酒申以孔詞再拜而曰昔知梅于暇豫結以為
友今知梅于患難請以為師然彼雪者挾重陰之氣肆
輔轢于根株雖孤標之不挫而雪則乘時逞霸何用心

兮嶮巇願上請于帝以迄天誅梅巖曰貧賤憂戚乃玉
女之良規商鼎和羹有所屈者有所期請釋楚以為外
懼不亦可乎對曰諾犯而不較者德之盛疾之已甚者
亂之基降大任者先空乏全性命者忍須臾先生之言
我維行之既而蒼狗罷瞋金烏騰輝枝上之雪倏已銷
鑠而流澌矣

嗟乎賦

恭惟皇宋科目之設得人為盛今天子即位三十七

年改元景定辛酉春二月下詔賓興歸之精擇主司
大哉王言士咸舉手加額秋九月既撤棘取舍殊鬱
公論次歟病卧斗室口占嗟乎賦一首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吾于此亦云詞曰
嗟乎場屋為困賢能之地科舉為老英雄之術亶哉斯
言未嘗不書空而吐吐也且夫士者毓海岳之清淑孕
斗牛之靈光駕青蛇而驂白螭被明月而佩寶璜金湯
邊陲有表餌以縛首虜鼎鉉廊廟有仁義以禪皇王此

其雄傑之志魁壘之行視餘子真瑣瑣耳又豈肯低首
下心與之較一日之長奈何鄉里舉選之法壞公卿下
士之禮亡朝廷以時文取士士舍文則無進用之方嗟
乎豈料夫莞芎棄于洲澤瓠蘧登于簾筐衡鑑失實取
舍不當也耶爾乃庭槐染黃詔泥頒紫三年螢牕不辭
繼晷之勞一旦鴻毛所冀順風之遇乃裹糧而趨乃擔
簠而至歸浙山之崔嵬僅去天分一咫蒺藜橫道兮鈞
衣怪石斬巖兮嚙屨虎豹伺人兮落日猿猩啼月兮嘯

雨五步一回頭十步一捫趾望僕夫兮木末憇吾杖兮
山之尾蓋功名之迫人則亦不敢憚征行之羈旅也嗟
乎吾挾吾胷中之耿耿者以往誠自以為拾芥之不難
摘髭之甚易詎擬一跌之如此若乃爭先入棘氣吞萬
夫得題入手若解牛中其肯綮揮毫落楮驅駿馬而馳
之有如湯武仁義之兵堂堂整整間出韓信背水之陣
怪怪竒竒力刊陳腐獨造精微視彼碌碌何能為僕而
燕石有襲巾之遇明珠多按劍之疑志士為之扼腕羣

小至于擲揄嗟乎貴魚目賤珠璣執馬蘭艾江離逐鸞
鳳于空谷畜驚鷺于庭墀斥騏驥為緩步謂駑駘為善
馳瑚璉擯遠兮登甌甌于清廟黃鐘毀棄兮挾秦箏以
彈之孟娵娵而見逐蓼母劓肩而侍幃紛亂妍醜顛
倒是非鼓瑟雖工兮其如齊王之好竽屠龍無用兮不
若市人之履狶事固有可怪者何獨功名之如斯或曰
科舉之取人關國家之氣數祖宗盛時可觀其故賦金
在鎔可知王佐才賦有物混成可占將相器本註疏則

出師衆之鑒尚典雅則黜軋茁之語用能得卓犖之才
致雍熙之治故漢之方興也晁董對策而高科唐人之
不競也劉蕡直言而斥去子曰不然我皇大比之詔歸
之精擇主司大哉王言其知本歟故有陳恕而後王曾
之獲進有王旦而後李迪之不遺而不然者則撾鼓以
伸其說詣府以訟其私今者漕臺之差次只據脚色之
崇卑彼以真材擢高第者半已昏于簿書之期會而以
假手入仕塗者又烏識文字之妍媸糊眼之輩冬烘之夫

紛流傳于繆種朝廷亦安得而考諸遂使兒輩談笑登
名或析薪之手未洗或荷蕢之肩尚頰或口猶乳臭或
字僅識丁或黃金買貴而不恥或葫蘆依本以醵騰兔
園冊入其素習羊我氏豈伊所能繆偕計吏迴乎可憎
而吾徒者抱周程之問學馳韓柳之文聲乃爾寂寂鄧
禹笑人嗟乎場屋為困賢能之地科舉為老英雄之術
亶哉斯言蓋未嘗不書空而咄咄也或者又曰既不關
國家之氣數即當係一身之窮通今以子文之美其如

子命之窮命也不淑文亦徒工子笑曰苟如子言吾其
賣書買牛賣硯買犢學樊遲之稼耕子真之谷少糊叔
段之口不負將軍之腹溫飽可期菽麥粗足亦何至為
詩書所誤自取挫辱雖然天下所賴者士古今所重者
儒君待之而堯舜民賴之而唐虞山林兮長往羌麋鹿
其與居此遺世獨善之士豈得時行道之徒且吾聞之
玉一玉也屈于厲武而伸于成王驥一驥也困于鹽車
而甦于孫陽爨桐以焦而遭蔡太阿久閔而逢張時有

利鈍順之者昌盍亦親筆硯之几啟圖書之箱左經兮
右史夜燭兮曉窓豁着道眼硬着脊梁氣不可索志當
益彊昔者孟明焚濟河之舟馮異奮澠池之翼皆愈挫
而愈銳故前失而後得視吾囊而鐵硯固無恙也則亦
可以一笑而自釋

步瀛橋賦

步瀛橋者槃川中市橋也先是畧約規模可以徒不
可以輿夏四月洪水噬岸橋遂奔溪往來者有塞

裳之嘆伯父樵叟慨然出獨力新之有椽泥之木有
中流之柱有架穴之梁又構屋三間于其上長五丈
許東西廣九尺中間廣丈有四曲欄坐凳如其長而
兩之塗以丹艧蔽以青黃視舊規增百倍不啻且扁
以今名曰吾以望吾鄉之俊彥也始于開慶元年五
月越七日落成妖次歎喜而為之賦其詞曰

客有登步瀛之橋賦步瀛之景者率爾而歌曰樂川之
山兮蒼蒼樂川之水兮泱泱嗟惟樂川之人兮深厲淺

揭孰為槃川之津兮徒扛輿梁猗與樵叟慨然心目知
濡尾之無利閔滅頂之非福迺掄材而畫楮迺鳩工而
戒僕迺鞭下海之石迺架石鹽之木迺下杙兮埽泥迺
植楹兮構屋財吾囊中之財粟吾廩中之粟寧朴其屋
而華其橋蓋侈于衆而儉于獨東坡之庠帶無所受金
閨之寶錢無所取儻不能篤拯溺之心未有能為中流
之砥者也觀夫玉鯨長脊兮隱隱金鰲巨背兮隆隆浮
波心兮百丈之龜卧水面兮千尺之虹簷牙兮插漢閣

道兮行空直欄橫檻兮迺左迺右朱甍碧瓦兮自西自
東初疑為百尺樓兮則靡梯靡磴又疑為萬斛舡兮不
帆不蓬長嘯兮可制嘯獺于西向之穴拂劍兮可斃蒼
蛟于馮夷之宮宜琴兮宜碁宜酒兮宜詩宜錦鞍兮躍
馬宜雅歌兮投壺使晉武見之兮杜預不得為巧使秦
皇尚在兮神人不得為奇若乃鴨綠水兮鱗鱗鵝黃花
兮妍妍岸芷芬芬兮汀蘭郁郁荇帶長長兮柳眉娟娟
步斯橋也可以挹杜若之洲可以溯桃花之源龜魚兮

陰瓦蟬蛭兮鳴槐簷簾解籜芙蓉試花步斯橋也可以
沉朱仲之李可以浮東陵之瓜淵貯玉鑑波印金鈎月
兮此橋何必庾亮之樓漁簑入畫鶴覽明眸雪兮此橋
何必子猷之舟若乃煙雨空濛雲霞出沒海上之鷗不
驚濠中之魚自適萃四時之佳趣供一橋之景物然則
琴高之乘魚采仁之石迹儻遊此橋當為蹢躅此所以
登步瀛之橋如登步瀛之洲冷泠乎跨鯨汗漫飄飄乎
騎鶴揚州樵叟兀然而坐適然而笑曰噫客賦步瀛之

景則善矣客述步瀛之義則未也昔唐太宗立文館兮
登瀛洲之名始立自張大魁首多士兮步瀛之詩始傳
今吾之扁橋也匪為神仙之荒唐蓋為功名之軒豁慨
惟槃川夙號儒林藹文風于三市兮夜樂朝牖普教雨
于四方兮佩劍攜琴將來之穎秀挹前哲之清芬一
步兮奏棘闈之凱再步兮策蘭省之勲穩步兮臚唱楓
宸高步兮玉堂金門蓋自山林布衣而一旦紆紫懷金
有似乎肉身凡骨而一旦駕鶴驂雲故吾即步瀛以名

吾鄉之橋實揭步瀛以望吾鄉之人吾老矣袖利涉之手卷宏濟之心爰詔枌榆之朋友及爾階庭之郎君因吾扁題之意知吾期待之深也嗟夫相如題柱志于駟馬車子房取履志于王者師將為好官兮名相非夫步瀛兮其孰致之且烏知今日之橋非蜀之曲星橋而橋上之書無漢之黃石書客于是斂足避席頓首趨隅曰昔子產為鄭國之相兮無博濟之術有婦寺之仁伊樵叟為山中之相兮有漆洧之濟無乘輿之恩彼有其勢

而仁則狹此無其位而恩則深請移此柱石廊廟津梁
吾民且以領袖我步瀛之人也于是主賓抵掌一飲一
石行道之人三歎三息

山園賦

景定元年春二月鳳山查亭叔以書抵梅巖曰近築
山園為遊息之地思欲得巨筆鋪張之敢以為請夏
四月一再不懈家惟奔走于貧不暇抒思秋八月養
病彌旬少間氣力未裕未可與塵埃酬酢于是始克

運筆效班固兩都賦體離為前後篇所謂極昔之眩
耀而折以今之法度者也

子胡子一日延四友而語之曰繄霜臺之胄裔啟山園
之秀麗累徵予以品題將何辭而模寫毛穎輩欣然應
曰媼神奠位坤維憤然高者為山坦者為園求其具美
憂乎難兼故山而不園者有矣若司空之中條龐公之
鹿門雖崔巍而乏平曠何以騁騷衷而展輻輪園而不
山者有矣若李氏之仁豐牛相之歸仁雖坦夷而乏磳

礪何以排閭闔而摘星辰羗山園之風物真東南之鮮
麗唐有工部之詩近有博士之記未獲登臨實勞夢寐
誰驅鰲首而來移在鳳山之里玉壘嶄嶄青螺簇簇突
龍蟠而虎踞稍鳳翥而鸞伏礪戶歌林而端裁石徑封
苔而屈曲中有百弓之園是為碩人之軸譬猶義夫節
士巖巖不可犯而即之坦然中有容卿百人之腹土平
以行地曠而沃可臺可榭可亭可屋可畹可蘭可畦可
菊窈而深障千章之古木繚而曲森萬箇之修竹南崖

青精北岫黃獨東丘菰菲西崦豆菽芋栗滿坡蘭桂漫
谷申椒盈阿荔薜披麓拳蕨正肥角笋如束橘柚秋香
瓜李夏熟亦有甘薺亦有旨蓄盼繚白而縈青絢紛紅
而駭綠異芬徹骨灑色眩目可帶經而鋤可叩角而牧
犍尺枳以為籬滿杜蘅之豐縟希晉宮之蒲萄陋城東
之苜蓿疑兩間之貢巧與五丁之獻伎不然則斯山在
簷楹間舊矣何今出而昔闕也不然則山神之命有時
而塞亦有時而遇也言未既陳玄勦說進曰穎知其一

未知其二澹風日之明媚紛蜂蝶之遊戲竹影瑣碎而
侵堦花陰扶踈而卧砌是則山園宜霽滃雲氣于山椒
棲煙靄于木末點芭蕉而滴瀝喧敗荷之蒲颯是則山
園宜雨朔風嗥而枯聲蕭蕭慘而離披或隴梅破白或
霜葉賜緋是則山園宜寒蒸火雲于肉山俯佳木之繁
陰或曲岬送風或高嶺輸雲是則山園宜暑河低玉繩
桑浴銅鐺赫明暎之熹微林霏炯其廓清是則山園宜
曉暝色蒼茫返照依稀牧笛怨而羊牛下來樵路闌而

禽鳥哢枝是則山園宜暮鹿隨筇杖鶴認茶煙幾紅塵
之汚人對清嶂以忘言是則山園宜閒虎嘯風烈猿啼
月高飛羽觴之潏灑頽玉山于林臯是則山園宜醉羣
嶂供題列卉獻科是則山園宜唱而宜和俗客不來柴
扉晝掩是則山園宜圖而宜史至于可喜可愕可遊可
戲者蓋不能一二而悉數也楮先生在旁捧腹不已笑
定而曰玄知其淺未知其深吾嘗隨至人以舒卷洞主
人之冒襟曰山間之妙處不獨在乎園林前輩謂絲不

如竹竹不如肉蓋又有海棠睡起之姝荷花解語之嬪
故穠李韶華者山園之奇卉歌鶯飛燕者山園之名禽
絳桃花貌碧杏珠唇梟娜乎章臺青青之柳縹緲乎石
榴醋醋之神別有閒花草邏列左右惱公子而怨王
孫故夫是山也迫而睨之似東山之偕妓遙而望之如
巫山之行雲良時美景挈榼遊賞試捲簾而通盼艷婢
婷之繽紛斷刺史之腸絕坐客之纓歡聲沸山園之鼎
和氣盎山園之春后土瓊花羞顏而却走洛陽牡丹失

色而逡巡熙乎爽哉此山園之小天台也吾言誇矣不知所裁陶泓起而評曰韓愈稱穎為人強記而便敏又通當世之務故能援引古昔數陳名義陳玄之先世生長山間故極詫林泉之風味楮乃白面書生也故目恍紛華口出麗語之二三子之言言各有為我石心人也難乎去取聽主人之自擇以何說之為是主人傾耳以聽開口而笑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其楮先生之謂乎

山園後賦

子胡子喟然歎曰文房四友惟茲四子卑之無甚高論
又何足與議山之宕蕘以其能興雲雨也園之平行以
其能毓花卉也雲出于山而雨于園所以滋本根而大
豐美也推而廣之則甦大旱澤蒼生厥施斯普也否則
山人之薪擔園丁之菜把世不乏此輩主人又何是之
取也或曰不然士之大節非出則處許由掛一瓢于樹
枝猶嫌其為煩蘓秦佩六國之相印尚奔波而不止故

窮居達行人各有志士最惡夫以恬退為占牌以希進
為行李昔盧藏用隱南山抱捷徑之羞周彥倫隱北山
負移文之愧惟山園之美人饜膏粱而不嗜笑管窺之
腐儒希日涉之高侶付功名于儻來視富貴以無意又
豈肯使山園之叢譏而獻箴騰笑而竊議故其舛山園
也提壺而來倒屣而去擊筑長歌圍碁短具有客則談
無客則睡不佛亦不仙不名亦不利斯亦可謂蟬蛻人
慾超然無慮者也胡子曰若爾之言高則高矣然而不

可以不仕而不學寧學優而不仕古之林居谷耕者但
不着脚于形勢之途未始不潛心于理義之趣若但喫
藥拈香朝遊暮戲此禽鳥之所樂蜂蝶之故志人所以
與天地並立為三者果如是而已乎或曰如之何願聞
其旨胡子曰萬彙歲時一理攸寓所貴善學在觸其類
故觀松蘿而知夫婦之道觀棣華而知兄弟之誼觀向
陽之葵而知所以為人臣觀南山之喬而知所以為人
父觀葛藟而知睦親族觀桑梓而知洽鄰里觀伐木而

知朋友之當親觀葭莩而知親戚之當比觀于竹而知
堅剛之節觀于梅而知高孤之味觀蘭茝而知幽閒之
雅韻觀松栢而知炎涼之一致觀籬菊不飄而知逸約
之得計觀萌蘖復生而知良心之當護觀采苓而知所
以遠讒譖觀伐檀而知所以去貪鄙觀芄蘭而知所以
鋤驕矜觀木瓜而知所以隆報施觀梧檟槭棘而知貴
賤去取之難觀蓬茅槐芷而知善惡漸染之易觀射干
生于高山而知植立貴于超人觀蕪葭老于白露而知

貧賤所以玉汝觀小草有遠志而知廣狹在人所趨觀
紅杏與芙蓉而知榮枯在時所遇觀于碩果而知造化
之剝復觀于茅茹而知吾道之泰否清潔則讀濂溪愛
蓮說取舍則讀日休桃花賦御下則讀子厚種樹傳好
客則讀樂天養竹記至于樂意關禽生香交樹是又可
以觀浩然之氣舉凡山園之內一草一木一花一卉皆
吾講學之機括進脩之實地顯而日用常行之道蹟而
盡性至命之事一坐山園而盡在于此此大學所以有

致知格物之章夫子所以有多識草木之語豈但吳歛
蔡謳姑樂其繁華漿酒臃肉徒悅其綺靡也哉吾欲着
遊山之屐而登抱灌園之甕而至朝拄笏而眺臨夕飛
蓋而迤邐諒主人一見欣然下榻倒屣曰吾創山園自
以為得遊息之策子賦山園乃示我以修藏之矩矱微
子言吾之志荒矣君子之愛人以德敬拜受賜以終吾
身而傳吾子

梅巖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梅巖文集卷二

宋 胡次焱 撰

樂章

步瀛橋樂章

伏以地雄槃谷偉哉源之深而流之長橋侈步瀛免爾
深則厲而淺則揭落日青龍低卧水秋風烏鵲起填河
不愁平地風波賴有擎天柱石一鄉之利百賈所棲恭

惟材大棟梁望隆椿桂稽諸家世蓋文定之有寅宏論
其文章則老泉之與軾轍謹取予于一介能毀譽之兩
忘義重軫饑仁形拯溺慨中市之畧約已逐奔溪將下
流之盤渦寧免病涉自捐鵞眼一力鳩工鯨鯢背蟬蛭
腰直道南北東西路黃金壁丹砂柱好賞風花雪月天
榱桷如飛楯檻似畫盤旋十頃玻璃水約束兩行楊柳
堤望而見者誦昌黎之詩非舡非閣遊乎上者哦坡翁
之句若堂若閨行者歌負者休不怕淋頭之雨往者過

來者續聿多人迹之霜且取前輩步瀛之名爰勵後生
拾芥之志是知津矣可謂仁乎載惟合席之賢豈是濟
川之彦十八學士行從文館之遊三百英雄即豫瓊林
之宴羣賢至少長集未饒曲水流觴太守醉賓客歡自
有釀泉為酒今之日紅蓼蒼洲飛白鷺綠槐高柳叫玄
蟬水可濯纓風平振袂喚取琉璃簾卧吞琥珀鍾待聽
襄陽小兒爭唱銅堤之曲却請茂林賦客濃題馬馬之
書共誇文鷁清遊可吝綵虹佳句詩曰

跨海虹霓浸不收
植楹鯢背聳于樓
直通兩岸東西
路橫截一溪上下
流網羅學士唐
天子管領英雄
張狀頭醉墨淋漓
題柱上與君從此
步瀛洲

詩

題觀壁詩

仙子王僚上九天
山中遺跡尚依然
藥爐雲冷灰無火
丹井松陰地有泉
篆碑文傳萬古
鶴鳴華表近千年
我來弔古空惆悵
塵世茫茫幾變遷

秋日早行

草衣路室夜偏長
起問征途趁早涼
藜杖對星占曙色
芒鞋踏月浣秋光
櫟陰羃砌疑澆墨
桂露滴人如餽漿
山鬼似嫌天欲曉
故噓嵐氣扼朝暘

媒問嫠

媒問嫠汝何傷
汝為閨秀時辛苦
事蠶桑個瑟順為正
婉婉禮自將
笥中有練裙衣上無明璫
貧女古難嫁
賣天辦資裝
中年得夫壻
憧憧拜姑嫜
肅容采蘋藻
洗手

供羹湯良人正少年相期家道昌良緣天所妬夫壻奄
云亡自從夫壻亡十年守空房素帷代錦幃苦席易牙
牀孤眠耿夜半單立黯昏黃熒熒影徘徊鞅鞅情彷徨
皓月照枕衾暴雨頽垣牆獨寤誰呼喚獨語誰交相如
凌空失翼如涉川無梁嫠來吾語汝琴瑟貴更張汝篋
既單薄汝門復淒涼汝寒何以衣汝饑何以糧紡績終
難給春汲勞欲僵死者不復起生者宜自詳隣有美丈
夫顒顒更昂昂牛羊量用穀金玉堆滿堂畫梁青瑣闥

珠簾捲。箱琤戶。金彈丸。寶鞍青絲韁。旌旗明。晚霞劍。
戟磨秋霜。奴隸厭綺紈。犬貓棄餒餽。門下粲珠履。庭前
沸笙簧。出則專城居。入則侍明光。一呼千夫諾。一指萬
夫張。一笑生羽翼。一怒起鋒芒。吾慕昔塞脩。與汝解佩
纓。以此窈窕婦。配彼組繒郎。花樹戲蛺蝶。蓮浦浴鴛鴦。
無煩賦藕花。且喜華枯楊。何妨鸞舞鏡。應彼鳳求凰。人
無百歲人。倏忽如風狂。莫將泡影身。徒置冰炭場。死後
留名節。身朽魂茫茫。生前受富貴。志得意洋洋。人生行

樂耳二者試裁量蔬食不日給孰與飫膏粱荆釵不自
謀孰與雲霞裳年滔滔不反貌駸駸已蒼敗棋須換局
作戲且逢場文君慕相如恢女喚江郎有髮可重結有
耳何自戕試問東夷子何如聲伯孀信書不如無未必
有共姜鬼妻變人婦母作老死孀

娶答媒

娶答媒妾自憐妾家貧如洗妾貌粧不妍中年方擇配
幸逢夫婿賢藍橋疑仙會紅葉開良緣俯以奉箕箒仰

馬供豆籩粢粢從定六禮穩圖偕百年詎疑有家願倏罹
中道捐城崩哭呦呦竹斑淚濺濺空房照明月幽隴淒
寒煙禽鳥喧墓門魄降魂翩翩蚺蜥滿窻戶心結目涓
涓寮室昔華屋埋玉今荒阡恨不即同穴何忍續斷絃
翻思合卺初叅透老婆禪如魚水遊泳如葦蘿纏綿奈
何生死濶泛泛水中船綢繆為夫婦反覆如市塵徒貽
楊華醜寧免柳絮顛妾頗親筆硯亦嘗閱簡編女不踐
二庭婦不再移天陶嬰寡鵠吟衛妻孤燕篇或刑耳自

誓或斷髮自全或劓鼻偃蹇或毀面述遭吾足幸可刖
吾臂不可牽卓卓節操立表表鳳孤寡藐茲未亡人有
意奉周全媒雖憫妾寡媒適重妾愆妾命春葉薄妾心
頑石堅栖栖謀尺布豈不羨爛羶皇皇圖斗粟豈不思
葷羶胝手任舂汲孰與奴婢千鞠躬跼衡茅孰與疏綺
便枯芳欣回春缺月喜再圓世誰不樂此妾意獨不然
理義自有閑物欲常無厭三少穢難洗五嫁醜莫鑄浮
榮瞥似電遺臭流如川媒言頗喋喋媒意遽拳拳之死

矢靡他斯言當真詮文姬殊妖媚易安亦嬋娟失身再
事人彤管無取焉節義日以頽文章何足詮王母有差
事青鳥信頻傳母乃墮人慾反以汙天仙嫦娥豈不嫁
空抱老金蟾所以廣寒宮萬古清鑒懸寧貧任勞鹿寧
賤受磨研寧凍如寒蠅寧餓如饑鳶終不以快樂而易
此憂煎井底水不波山頭石不遷再拜謝媒妁歸來雙
淚漣什襲藏破鏡他年會黃泉

梅巖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梅巖文集卷三

宋 胡次焱 撰

序

明經先世省墓序

次焱宦寓秋浦時每鄉僕至必敬問長老起居狀輩行
生計饒乏子弟賢不肖大抵深曠太息者大半獨聞七
世祖直下歲展省墓之禮令人意滿恨肉之不羽也值

乙亥秋九月自池來歸桑梓墳墓恍如隔世脫身叢棘
亶籍燕謀明年春正月哉生明隨例省墓宗可兄攜籍
來告曰虛序以俟若之歸寧無說乎次歎曰人之所以
別于物者為其知有祖也春雨秋霜悽愴怵惕此民彝
之不可泯也奈何歲月悠邈埏埴漫滅牛羊之所陵轢
狐兔之所窟穴僻者或樵或蕪坦者或畦或圃子孫有
過之而不顧者夫墟墓興衰不必吾祖塋也而若此恕
然何以別于物而為人是宜以時展省者一宋朝名臣

如文富韓范輩後明經且百年而蒿里淪于異區迄今
存者無幾吾鼻祖自唐末而五代而宋朝次歿以上一
十三世而塚域厯厯可識非祖德延長則陵谷且有變
遷抔土何以塊然獨存是宜以時展省者二它族松楸
或遠在千里數百里者掃拜良艱先明經以迄于今其
宅兆多不出半舍苟非禍患變故瘵老篤疾及商宦于
遠方者則朞三百有六旬獨不可輟一二日之暫而少
知有祖乎是宜以時展省者三且夫人無賢愚靡有不

願其子孫蕃衍而世守其丘隴者吾今日以此心而望
吾之子孫當思吾先世嘗以此心望于吾吾為先世之
子孫而不能時省先墓何以責吾之子孫它日能時省
吾之墓哉梗莽纍纍藐焉視之不但天道報施捷于影
響亦非所以習子孫之聞見而教之孝也是宜以時展
省者四吾聞族大以蕃子孫不能無貧富智愚之異往
往富者奴視其貧者智者訐弄其愚者彼惟不知根源
本同是以秦越共視無怪也自斯禮之行歲謹彙典有

尊卑少長之序無貧富智愚之分其羅拜某墓也必惕然曰某與某貧富雖殊皆根斯墓而枝分耳則其尊而貧者胡可以不敬其羣拜某墓也必惕然曰某與某智愚雖異皆源斯墓而派別耳則其卑而愚者胡可以不恤今之視如路人者其初一人之身老泉謂忠厚之心可以油然而生者此也是宜以時辰省者五君子曰是舉也有二善焉一以追遠一以睦族曾孫篤之俾勿壞乃若故家上塚丕闡幽光存乎其人毋徒責之陰陽流

泉之說可也

明經先世省墓序

熊持登詩曰拜掃無過骨肉親一年惟有三辰白香山詩曰風吹曠野紙錢飛瀟瀟暮雨人歸去此皆省墓而作也昔襄陽有選人劉其姓者入京師逢一舉人語言相得藉草同飲舉人因賦詩曰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明年劉歸襄陽尋訪舉人惟殯宮存焉乃知墓無子孫省拜故九京有靈而其詩如此借此觀

之省墓之禮非特子孫之所當行而亦祖宗之所深望也子孫立志不堅持登香山之句不作則祖宗魂靈如在寧不動空對梨花之句乎此句一作為子孫者何若吾門其勉之謹序

省墓之行展孝敬也蓋墓者祖宗體魄所藏魂靈所居古人去家必上塚四時必登墓今惟正首相率省墓已從簡矣冠者皆行冠則成人成人則知祖之當尊墓之當省也今圓冠方屨人則人矣歲首省墓大父整齊是

人也豈獨無孝敬之天哉夫鄉鄰者出入相友者也歲首必冠帶而沿其門親戚者骨肉相關者也歲首必涉遠而踵其門神祠佛宇者禍福之不與也歲首必執香信而俯伏其門至于祖宗乃吾身之所自出吾受其肢體之遺吾藉其衣冠之蔭有堂構者承其堂構有箕裘者習其箕裘其待子孫嘗欲福之而未始禍之也窮未達貧未裕豈祖宗之咎哉今歲首樂去者三之一勉彊不容不去者半之養安不去吝費不去奔香逐臭而不

去者間亦有之是何待祖宗反不若待鄉鄰待親戚待
神廟之厚哉省墓亦有不可拘者年逾六十者不可拘
有不測之禍者不可拘有不時之疾者不可拘宦遊于
外者不可拘外此決所當去荒塚累累殯宮戚戚棄置
不顧其與睨視而顧不泚者何異哉東萊云今日之為
人子異日之為人父後乎兄者為弟而前乎弟者為兄
吾不肯為兄父之拜則吾亦不得夫子弟之拜然則今
日不拜祖宗墳墓者恐他日子孫亦如之於戲此固理

之必至者況乎人知尊祖然後知敬宗惟同拜某墓也則知某為叔某為姪皆與某同出某墓者也又同拜某墓也則知某與兄某與弟又與某同出某墓者也然則拜掃無非骨肉親也非泛然同族比也尊卑之分悠然不渝縱有少嫌風休水釋豈忍下詈上卑犯尊相欺相凌相戕相賊相窺相弄也哉吾故謂省墓者孝敬之天所由寓而亦名分所賴以綱維者也同門者試想之己卯正月上元日因整簿而書幸母以次歿之言為贅

省墓後序

官司期會不必吏卒及門也富者不俟車貧者不俟屨
衝風沐雨破霧戴星倉遽赴限惟恐時刻差池何則懼
于刑也經商逐什一之贏暑焉漿汗寒焉栗膚或月店
聽鷄而山谷間關虎狼噬嚙或風竿俟馬而波濤澎湃
蛟龍出沒生死一瞬息爾方汲汲焉不為憚何則競于
利也山鬼水怪土偶人木居士恍然象罔妄一巫覡云
某崇宜禳某廟宜禱矍然齋戒袖香奔走為父母妻子

者又交口從史之何則畏災而邀福也春王正月羣行
省墓東風解凍遲日融怡岸容山意梅柳漏春非有疾
風甚雨之弗便非有大寒劇暑之當避非有虎狼蛟龍
吞噬之可憂車履從容亦足行樂且吾祖宗之靈非土
木象罔者而諄勤邀勒養安托故曾不若巫覡之片言
何則無災可畏無福可徼也然而序所謂非所以習子
孫之聞見而教之孝者則固有不斧鉞之刑非錐刀之
利而隱然他日之禍福存焉何則習其聞見而教之孝

彼固以尊祖敬宗為當然而他日還以施諸我亦不敢不肖也福與利孰大于此習其聞見而教之不孝彼固以養安托故為當然而他日還以施諸我亦不敢不肖也灾與刑孰大于此蘓子有言達者知之衆人昧焉可不凜然哉十三世孫次焱謹序

贈從弟東宇東行序

詩能窮人亦能達人世率謂詩人多窮一偏之論也陳后山序王平甫集雖言窮中有達止就平甫一身言之

予請推廣而論世第見郊寒島瘦卒困厄以死指為詩人多窮之證夫以詩窮者固多矣以詩達者亦不少也孟賓于賦雨後聞蟬詩褚載賦無地可耕詩任濤賦人卧船流詩徐凝賦白練青山詩此以詩擢科第者詩果窮人乎魏瓘賦霜雪滿頭之詩遂升龍圖燕果賦鬢白詩腰黃詩遂綰黃金帶伍喬因夢達帝王州之詩遂以館伴遷考功姚嗣宗因掃開四海塵之詩遂以布衣試廷評范文正公因樓臺得月詩薦蘓巡檢王荊公因杖

黎攜酒詩進戴監酒此以詩轉官職者詩果窮人乎姚
鉉白金之賜以賞花釣魚詩也牛希濟膺綵段之賜以
蜀主降唐詩也楊大年皆得與宴以蓬萊咫尺詩及戴
了宮花詩也此以詩蒙寵賚者詩果窮人乎徐德言賦
破鏡詩趙嘏賦青娥屬使君詩崔郊賦侯門深似海詩
或去妻復合或去妾復還則詩可完眷屬也詩果窮人
乎張宗尹為長安令失陳相意賦別業詩以解之鮑當
時為法曹失薛尚書意賦孤鴈詩以解之則詩可以蠲

忿恚也詩果窮人乎唐介渡淮遇風投野水孤舟詩而濟王榮老渡江阻風吟平生忠信詩而濟則詩可以行患難也詩果窮人乎乃若王維以詩免僞署之罪韓翃以詩得制誥之除載在唐史尤為焯焯者古人藉詩融顯此類殆不勝數而世謂詩能窮人豈公論哉吾家東宇嗜詩而窮凡一再謁予序未厭也今橐所作詩媒館于四方庶有延之吟壇者乎求予言張之予曰人生窮達在命不在詩命窮則詩與窮命達則詩與達窮而歸

咎于詩達而歸功于詩非知命者乃援館事典故告之
昔廖融以詩教授生徒宋太宗厭五代之習用詞賦論
策取士生徒引去融遂有大市賣平天冠之歎今論策
倚閣士惟以詩鳴詩道不日昌乎東宇詩窮不久矣于
化茂依蔡中丞門館一日告去賦燕離巢詩而出蔡復
留之今世安知無中丞乎東宇詩窮不久矣王奇為李
文正館客賦鴈聲秋色詩真宗見而喜之召對稱旨免
省到殿定陵將不復出乎東宇詩窮不久矣詩以志為

主以氣為輔謹勿以窮故而沮其志餒其氣縱賒益賓
于以下諸人之達必不失后山所論王平甫之達行矣
勉旃丙申春季上澣從兄次嶽序

啟蒙通釋序

世之為圖書說者何紛紛乎彼惟于十數中求所謂八
卦者而見其變不相干于是創說以強通之幸有一節
偶合矜以自喜而于他節不合者輒變例易辭牽挽傳
會抑勒之俯就其說雖穿鑿支離不恤也余嘗以平易

之說求之竊謂圖者奇耦數而已天一為奇地二為耦
三五七九奇之積四六八十耦之積故一二為奇耦之
始五六為奇耦之中九十為奇耦之成一與二三與四
以至九與十奇耦之相得也一與六二與七以至五與
十奇耦之有合也天下之數不出乎奇耦兩者聖人于
極儀象卦之理默會于心久矣于是仰觀俯察近取遠
取而有見于圖之奇耦與吾心極儀象卦之理犁然有
合遂則其天一畫奇是為陽儀而陽卦奇出焉則其地

二畫偶是為陰儀而陰卦偶出焉斯兩儀也于兩儀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為畫者四斯四象也又于四象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為畫者八斯八卦也由是衍之為十六為三十二為六十四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及四千九十六以至無有終窮皆自一奇一偶衍之所謂則圖畫卦者如此而已矣不特此也七八九六易所謂四象內之一二三者四象之位外之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數圖之外七南八東九西六北此成數之四象圖之內

一合五為六居北三合五為八居東二合五為七居南
四合五為九居西此生數之四象筮用其全故七八常
多易取其變故七八不用積生數之一三五為成數之
九乾用之積生數之二四為成數之六坤用之所謂則
圖畫卦者如此而已矣何必執泥四方強配八卦而規
規然曰此屬乾坤坎離彼屬震巽艮兌至其窒礙牴牾
則嘔心斷腸巧辭牽合棄坦途行荆棘何乃自苦如此
宗老玉齋先生于衆言殺亂中尊信啟蒙為之訓釋纂

註明白正大具有淵源隱然足以折近說之謬于余蓋
老友也余嘗舉前說質之玉齋曰此所謂言近指遠者
而吾註偶未及之請書為序子曰玉齋此註足以闡明
朱子之書次歟此說足以翼輔玉齋之註遂書之不辭
宗生胡次歟濟鼎謹序

笑玉詩序

懼蒙塵于叩缶顧取笑乎鳴玉陸士衡文賦中語也回
峯汪君摘笑玉二字目其吟卷謁予序甚勤且曰將挾

此遊江湖庶幾有知音而一笑者余曰笑玉名藁得非以叩缶自喻乎按史秦趙會澠池藺相如請秦王擊缶又按李斯書擊甕扣缶真秦聲也又按楊惲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拊缶而歌嗚嗚應劭遂為之說曰缶者秦人擊以節歌然則缶秦音也嗚王者如之何不笑也抑嘗考之古人擊缶尚矣豈至秦始為此聲哉易不云乎鼓缶而歌此周公語也秦之得封以周孝王十年上距周公二百餘年擊缶節歌何必秦人往往秦

俗尚此而已然則缶古音也鳴玉者何得而笑之也程子曰缶者常用之器是器也家藏而戶蓄之卒然忽然之頃興有所感情有所觸擊以節歌非若玉之不可猝得也此與缶鼓同其朴與擊壤同其趣人見其不得與笙鏞琴瑟鳴球輩並列韶濩因易而侮之以為取笑鳴玉其實玉即貴重缶則真率各有攸長難相非笑也前輩謂文有兩種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鳴玉者臺閣之文也其聲溫潤而和平扣缶者山林之文也其聲瀏

漂而激烈居使然也士窮則扣缶達則鳴玉夫何笑之
有獻玉者有時而遭刑何暇如扣缶者之笑哉盈缶者
有時而他吉何懼乎鳴玉之笑哉回峯所作大抵困悴
而刻苦政山林之文自謂扣缶則宜然則今日扣缶于
山林安知異日不鳴玉于臺閣昔寧戚扣角而歌齊桓
拔諸賃車而大用之扣缶而歌與扣角而歌何以大相
遠豈必鳴玉而後遇知音哉運乖則玉或為缶時至則
缶或為玉謹無以扣缶自慚以笑玉自沮而流于狄成

滌濫之音以獻笑大方之家

贅箋唐詩絕句序

疊翁註章澗二泉先生選唐絕句次歟不自黜陋復為
贅箋客或謂曰疊翁所註博洽正大真足以淑人心扶
世教雖然作者初意未必盡出于此也予復贅箋不愈
支離乎次歟曰何傷乎予以見義理之無窮也試嘗高
一等論之夫子繫易翼義文周公之易也彖辭翼卦辭
而或與文王之說異趣小象翼爻辭而未必盡與周公

之旨同歸先儒有言有伏羲易有文王易有孔子易而程
傳又自為伊川易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豈
必屑屑然放規畫圓依矩畫方者故曰何傷乎予以見
義理之無窮也又降一等論之郢人有與燕相書者夜
書火暗謂持燭者舉燭遂誤書焉舉燭非書意也燕相
得書而說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國因
以治韓子有云先王有郢書後世有燕說其收功反在
舉賢也故曰何傷乎予以見義理之無窮也客謂子贅

箋為愈支離無所逃罪若疊翁註訓固未敢確然以為
盡得作者初意亦未敢確然以為盡非作者初意其大
要主于淑人心扶世教云耳客無以詰遂題卷末巳丑
中秋紫陽後學胡次焱濟鼎書于家塾五休堂

梅巖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梅巖文集卷四

宋 胡次焱 撰

記

明經書堂記

明經書堂者我明經先生讀書所也先生本大唐昭宗子天佑間朱全忠構禍逃難齊民依安定三公卜宅于婺源之考水因用胡姓古老相傳指方二塢為書堂遺

址十四世孫安國浚池築亭為遊憩之地扁以方塢予
嘗記之矣其郎罷士盈曰此足以樂賓娛親非所以淑
子孫也易以明經書堂再以記請予嘉其能尊祖尊經
奮筆弗辭謹按明經一科肇于漢盛于周因仍于六朝
五季宋初亦沿以取士先生在五季時嘗中是科鄉人
即以表其族以別于安定之胡尊之也或曰唐人謠曰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詩曰焚香禮進士撒棘
待明經是謂明經下于進士也何得謂尊之邪應之曰

唐制詔三家傳禮儀出身者不任散官優之也仁廟試明經舉人至煩御筆親選試官重之也重之優之尊之至矣是宜鴻儒碩學多出此途唐時則王允鄭欽夫許孟容徐文達以至陸德明之徒皆以明經擢第乃若孔穎達之博洽狄仁傑之公忠此明經中尤挺挺者宋初以明經進士則崔頤正以九經及第則孔維辨析經疑講明易卦有若馮元先列注疏斷以己意有若劉恕至若經義名齋有若胡安定經術傳授有若蔡端明此明

經中尤表表者夏侯勝志在青紫祝欽明五經掃地何足與我明經同日語哉吾固于先朝經明行修一語有感焉夫經明以學問言行修以踐履言必修行而後經明有實用非行修則經明徒虛文祝欽明輩有學無行姑舍是質諸家乘明經以孝友處家以謙遜處鄉德量寬洪人不見喜怒之色蓋先生有得于經素矣惟明書經之敦叙故修而為孝友之行惟明易經之謙恭故修而為謙遜之行惟明禮經好惡之辟故修而為喜愠不

形之行不特此也經不云乎君子以儉德避難是以有
家住鄉莊深僻處任是湖邊屬漢秦之句經不云乎獨
寐寤宿永矢弗告是以有但向閒中消日月豈知世上
有興亡之句經不云乎吾不如老圃老農是以有園林
滿目丘隴當門之句經又不云乎飲酒燕樂向晦入燕
息是以有醉鄉眠芳草歸路送夕陽之句經又不云乎
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以有繹思齋中暢情池上之句
經明而行修豈獨科第而已揭明經以顏其書堂則遠

而六藝芳瀾近而燕翼貽謀具在是矣祖宗以行修為明經之實子孫亦以行修副明經之名春誦夏絃必思瞬存而息養朝吟暮誦必思晝為而宵得否則明經徒紙上語耳何闕于吾身哉猿驚山人之去鶴嘆城郭之非壁中之科斗文字猶存堂上之金石絲竹未咏繹思以求諸心法論義以稽諸家法經明行修者初不以投簪閣筆為作輟祖孫百世一日也黃卷中有聖賢方冊中有文武雲仍詵螯可不率乃祖攸行壬寅正月十三

世孫次歿記

明經橋記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賢者遯世而無悶我明經先生以大唐世系韜隱荒郊取考槃在澗之義字故里曰考水殆五百年椒聊蕃衍方興而未艾也安國得繹思齋故基栽花時魚扁曰芳塢既遵過庭之訓易為明經書堂卜占上流人或病涉安國既立書堂使明經雲仍有考德問業之樂復建輿梁使明經里閭無深厲淺揭之

憂意甚勤也橋成諗于衆而問名謹以明經橋為請予
聞而避之曰吾郡有紫陽書院旁有紫陽門今吾里有
明經書堂旁有明經橋此近例也行者凭欄縱目負者
倚柱息肩下免波濤洶湧上免風雨震凌商賈謳吟樵
蕨謠詠日夕與書堂吾伊相為唱應入而藏修堂中訂
正豕魚此明經也出而遊息橋上俯仰鳶魚亦此明經
也孔門浴沂孟門觀濶無適非學豈徒呻占而已遊吾
里者不知有溱洧之乘輿唯知有洙泗之絃誦殆六鄉

中小鄒魯也有童子問曰堂明經宜也橋明經何也曰
山夾水為澗木架水為橋地必有水猶經必有義也水
之淵深未易測猶義之淵深亦未易測也水必有所資
以通不通之阻義必有所資以通不通之疑居吾語汝
潔淨精微易教也不節則易失于賤疏通知遠書教也
不節則易失于誣溫柔敦厚詩教也不節則易失于愚
恭儉莊敬禮教也不節則易失于煩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不節則易失于亂教者不節其失乃爾豈不淪胥于

陷溺乎濟易教之溺當以不遠復為橋然後駸駸造乾坤之奧境溺于賊者善達矣濟書教之溺者當以秦誓悔過為橋然後徐徐造堯舜之域溺于誣者利涉矣濟詩教之溺者當以思無邪為橋然後洋洋乎動天地感鬼神溺于愚者誕登矣濟禮教之溺者當以毋不敬為橋然後駸駸乎三千三百之盛溺于煩者坦途矣濟春秋之溺者當以正名辨分為橋然後熙熙乎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溺于亂者康莊矣地理資橋以達

險阻即經義資橋以拯墊溺無二理也不特此也楊子
謂天下有三門由情欲為禽門由義禮為人門由獨智
為聖門必由道明經之橋方可詣人門登聖門而超乎
禽門先儒謂吾道有兩關以知之致為夢覺關以意之
誠為人鬼關必問津乎明經之橋方可喚醒夢關為覺
關擺脫鬼關為人關人門聖門人關覺關皆當秣馬脂
車于明經橋上將見平平義路巍巍仁宅終吾生徜徉
外又可遺子孫以安駟馬高車抑其細者乎然則行者

非橋無以造九通八達之衢學者非橋無以造六經諸
子之間里有橋東西南北殊途而同歸經有橋刪定繫
作殊體而同歸山梁雌雉三嗅而作華表化鶴千載來
歸吾夫子會明經先生必賀曰公之後題柱有人矣積
善餘慶繫易豈誣公哉是橋也經始于辛丑冬十一月
竣事于壬寅正月深一丈廣五尺復屋三間剏之者十
四世孫安國記之者十三世孫次歙上巳日書

碧松亭記

碧松亭者君玉吳君奉其母夫人燕居之亭也名人勝
引頌歌詳矣君玉復徵予記辭不可乃謄所賦松二十
五篇塞命君玉必不可徵益切余觀諸公傑作蒐獵松
事描畫松景殆盡獨留悅親一意以屬于予或曰碧松
喻丈夫男固宜幹母之蠱不可貞于松奚取余曰士君
子材如松可任棟梁操如松可貫寒暑以養志則母以
子貴儻羣如擗柳弱如楊梅生寧馨兒豈聖善所望于
人子者是故立身揚名如松之盛雖菽水養而親心自

順碧松名亭非以松悅親也有子尚松如冠劍大臣廷
立而議親所以悅也君玉聞予言而疑之且曰齟齬間
熊丸課詩多取詠松之什今猶記其畧一枚已有餘氣
壓千仞槐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蘓詩也風聲一何
盛松枝一何勁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劉詩也青松
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陶詩也
歲暮滿山雪松色鬱蒼蒼彼如君子心秉操貫氷霜白
詩也柳詩云孤松挺翠蓋托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

為明所誤黃詩云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信得久
要為人制頽齡凡此皆斷機時所授童習而日紛常恐
失墜詩松繞亭蓋以今日所見證少時所聞恍如幼學
之年侍坐母側聽提耳誨也老萊衣嬰兒斑綵以娛其
親非徒戲也欲親之視兒常如幼則忘其年之老欲兒
之事親常如幼則奉事之年尚長也取兒時所誦羅植
眼界度古人不老其親之意歟余曰此盛心也請隨所
誦句推廣之蘓詩詠松之植首以氣言此殆塞天地之

浩氣乎若或餒之山石壓之而孿拳風霜震之而錯愕
則有覲慈訓縱日汲姜詩之泉親不悅也不可以起居
此亭劉詩詠松之勁繼以氣言此殆受命于地惟松獨
也之性乎若不率之風吹草動弱不自立則有覲慈訓
縱日奉茅容之饌親不悅也不可以遊息此亭哦陶詩
則得卓卓出羣之行哦白詩則得落落後凋之守其或
軟熟而困于荆棘庸碌而窘于霜雪非慈訓也縱日投
杜孝之魚親不悅也不可以登臨此亭哦柳詩則得遵誨

之方哦黃詩則得康濟之術其或矜能術智曾無以濟
人利物非慈訓也縱日導崔邠之與親不悅也不可以
吟嘯此亭然則搖蓋宗竹不如此松懷陸績橘不如此
松進羅威果不如此松異時流芳融結在皮為聚芝在
根為琥珀以侑滌灑以養耆頤竇家桂王家槐皆仰望
如在霄漢矣若夫亭之勝境與勗亭歲月則君玉自有
述此不贅叙乃庸作歌曰松月鏡瑩兮昏定松露珠凝
兮晨省松雪康瓊兮冬溫松風度磬兮夏清碧山兮周

遭碧池兮紆澗仰碧雲之繽紛兮俯碧草兮綿亘獨樹
兮碧油幢之供張連抹兮碧落天之溟泮萬松糾碧一
亭深迴龜伏松趺鶴巢松頂坤媪蕃釐碧瞳炯炯殷生
持瓜進母兮豈曾得碧瓜之美黃公食蓮而思母兮豈
曾得碧蓮之勝酒碧筒兮豈羨稱觴之潘羨美芹兮豈
羨舍肉之潁碧李兮蜜甜碧藕兮水冷景物叢碧松色
永稱更西母之碧桃兮伴碧松于永永繫我獨無兮望
碧霄而起敬想碧梧之若子若孫兮林丘輝映我欲從

之兮崇崇五嶺升堂拜母定何時兮儻借穩枝而坐清
影松吾臭兮應奮蒼髯而笑領丁酉歲夏四月澣日胡
次焱濟鼎記

壽慶樓記

海寧吳君玉父一家四代愉愉如也迺于里第北偏鼎
創岑樓良辰暇日偕其子若孫奉母夫人燕喜其上扁
揭壽慶曰仰以壽其親俯以衍慶于其後也予同年曹
弘齋先生記之都矣君玉甫近復移書介子李徵予文

予謂斯樓可書有三敢以狗續曹碑辭弘齋記曰仁者
壽積善者餘慶有味乎其言哉然嘗思之甲戌乙亥間
江左厄運父子夫婦不相保當是時一鼎同沸何有于
仁不仁善不善之分語曰仁者壽易曰積善者餘慶無
一而驗人直以為吾夫子誣天下後世之言已而天定
勝人如吳君玉避地生還四代雍穆如未經患難者東
隣西舍不遑將母君獨板輿奉侍如潘岳家南鄉北里
我躬不閱君獨子孫燕侍如石奮家火燎原而靈光歸

存水涵天而砥柱屹于是仁善之效猶賴一綫之尚在非皇天悔禍特厚吾君玉以寄仁壽善慶之脈于欲絕不絕之頃則六經敗矣噫人知瀕洞初蘭蕭等枯仁不仁一途魯論幾妄語恭惟堂堂皦皦遐筭而仁壽之說藉君家以有證人知搶攘初玉石俱焚善不善一轍周易幾空談恭惟階蘭振振濟美而善慶之說藉君家以非誣是夫子所言憑藉君玉得以見信于世君玉獨有大造于魯論周易也惟天陰隲非但延陵季子一家

之幸實行仁積善者之幸而扶持夫子所言亦魯論周易之大幸也文子文孫斑戲于君玉側君玉又牽之以斑戲于慈母側在承平時猶不多見况患難餘乎可書一閼宮詩魯人所以頌僖公也曰壽則屬之母曰慶則屬之孫蓋壽莫大于老吾老慶莫長于幼吾幼頌所以稱孫雖指僖公然僖公為周公之孫既有此慶則為僖公之孫豈不蒙此慶僖公偕聲姜之令妻奉成風之壽母而子子孫孫後僖公十四五傳餘四百載流慶固深

長也閼宮慶壽之頌良非溢美擬撫魯頌語為壽慶樓頌

頌曰松栢有烏大啓爾宇令妻壽母既多受祉載色載

笑俾爾耆而艾

居士二子一名耆一名艾

孝孫有慶醉且舞君子有

穀貽孫子不騫不崩上帝臨汝頌成既又遐思僖公仰

有壽母俯有孝孫頌固宜矣第未知僖公以上三代祖

桓公其母夫人子氏曾親撫僖公申否又未知僖公以

下三代孫宣公倭曾親侍僖公夫人風氏否猗與君玉

母子孫曾笑語熙洽耄倪四代檀藥一家斯又魯頌所

無者可書二宋元祐間族家創綵衣堂楊次公作記首
曰婺源胡氏五世一時子養其父逮養其祖之祖父鞠
其子及鞠其孫之孫政和間從祖司業公侍父太中公
重侍祖母壽昌縣君中秋家宴賦詩首曰慈親九十弄
玄孫朱紫藍袍萃一門好事者繪以為圖用侈衣冠之
盛今以五十五之男奉七十七之母自四代衍而為五
又自五衍之無筭也自曾孫衍而為玄又自玄衍之無
筭也壽觴舉慈顏和詵詵蟄蟄方興未艾衣冠盛事

不獨在安定家併在延陵家矣可書三函三而論仁為
壽慶樓柱石善為壽慶樓梁棟為人子者行仁以壽其
親柱石牢矣為人祖者積善以衍慶于後梁棟隆矣又
必以曾侯無繹之思藏修遊息其間仁無繹善無繹壽
慶亦與無繹綵衣記中秋詩風斯下矣君玉名珏圖南
時登仕試漕共址時護戎倚郭魯頌稱允文允武非邪
若建樓歲月及溪山勝槩弘齋記已書敢畧彙兆涇灘
壯月望日里人胡次焱濟鼎書為後記

菊墅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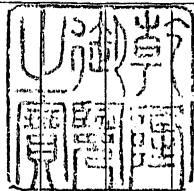
晉處士不仕寄奴藝菊自老于是世之隱者率有取于菊韋表微雖為松菊主人天隨子為杞菊作賦皆淵明倡之雖然菊非素負隱操淵明果何取焉博觀草木中孰有如菊之高蹈者槐為公屈菊不屑也棘為卿淹菊不屑也紫微紅藥為中書留菊不屑也監有芸臺有栢翰苑有榴泮有芹藻營有細柳菊不屑也上之則魏園有芙蓉唐禁有牡丹下之則幕府有蓮縣封有桃李法

廨有梅丞廳有松簿庭有枳御苑官署他草木皆托身
為榮而菊獨不屑豈非高蹈者耶周元公指菊為花之
隱逸有味乎其言哉高人勝士臭味攸同其愛菊則宜
碧桃和露紅杏倚雲菊一無所羨而甘心籬落春陽者
物所競趨也菊為向隅之夫譬周室方隆夷齊餓于首
陽也秋霜者物所畏讐也菊為守節之士譬秦政方虐
園綺亨于商巖也淵明之戀晉也猶夷齊于商而其鄙
劉也猶園綺于秦宜其愛菊為萬世之倡嗚呼士有不

幸而類淵明所遭之世者不有籬菊將誰與歸拱辰洪君自符山遷寓清港一以廬墓一以辟地時菊盈畹而以菊墅自號誠有志于淵明輩行者歟科舉停時文歇拱辰所挾以糊其口者如賣屨于踊者之門歸餐落英無競于世嗟夫服菊得仙付之渺茫而瘳風延壽庶幾南陽人此拱辰志也其視公槐卿棘下至松枳彼不此容此亦不彼屑也抑聞之陶隱居論菊有二種莖紫味甘者真菊也莖青味苦者薏也非真菊也菊有真偽借

菊以自況者亦有真偽眼底紛紛或園或圃或巖或徑
非不冒菊之名率名菊而實薏陸龜蒙辭高士徵自比
培翁漁父此真菊者耶韋子明雖有松菊主人之約已
而為翰林學士進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擢戶部侍郎卒
以病瘡罷不病不罷也此殆名菊而實薏者耶拱辰藏
修乎墅中與菊莫逆殆將儕陸而希陶彼哉表微何能
為役噫亦必有識菊如隱君者始能辨之拱辰名斗祥
龍溪華胄能世其學者菊之品第墅之延衰俟他日升

堂賦之



梅巖文集卷四